

第 18 卷



王蒙文集



第 18 卷

散文随笔

(下)

报告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散文随笔(2001—2012)

一点祝愿	(3)
祝福新疆	(5)
大师小议	(7)
这是我的幸运	(14)
国庆正中秋	(16)
战时美国	(19)
永远怀念一氓同志	(22)
远方的海金剛	(24)
竞争的悖论	(27)
忧郁的黄秋耘	(29)
旧事旧诗偶记	(33)
光年千古	(35)
印度纪行	(39)
访日散记	(52)
喜欢巴金 学习巴金	(63)
武昌楼记	(65)
我爱非洲	(68)
怀念新疆民族文化的园丁赛福鼎	(82)
我的讲话劣迹	(84)

纯洁的文学魂	(86)
今天的延安	(89)
悲情的思想者	(94)
又到杭州	(106)
我希望推迟成为塑像	(115)
二〇〇四俄罗斯八日	(116)
二〇〇四俄罗斯八日补遗	(133)
作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	(136)
他与读者同在	(138)
工作迎新	(140)
难忘的天云山	(142)
伊朗印象	(144)
茶魂与茶韵	(174)
一次大会发言	(177)
书要照读不误	(180)
恭贺《牡丹亭》青春版演出一百场	(182)
我当政协委员	(184)
回忆三联书店诸友	(199)
风中的五星红旗	(202)
我们的力量来自以人为本	(204)
我与《人民日报》	(206)
为什么中国人那样爱国?	(208)
奥运随笔(十三题)	(210)
我的两个“三十年”	(234)
中国再也不能折腾了	(236)
二〇〇八年盘点	(238)
论老子之老	(241)
《老子》与现代化	(244)
什么困难也折腾不了大块头的中国	(246)

说说“怀旧”情绪	(247)
想念文夫	(249)
告别两位学者	(251)
子云走了	(253)
新疆,我的第二故乡	(257)
永忆新疆	(259)
歌声涌动六十年	(263)
这六十年,真不容易呀	(274)
我说唱歌	(276)
谢谢尼娜,谢谢老托	(278)
怀念育之	(280)
从热读《弟子规》说起	(282)
追念任继愈先生	(284)
你好,海的女儿	(286)
飘歌	(288)
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	(291)
二〇一一年盘点	(293)
龙年说龙	(294)
庆贺寄语	(296)
二〇一二年盘点	(298)

报告文学

火之歌	(303)
瘦骨嶙峋	(315)
群山如潮	(323)
新的年代新的梦	(333)

散 文 随 笔

(2001—2012)

一点祝愿

我没有能力思考整个长达一百年的二十一世纪,我只能考虑考虑新世纪的前若干年。我希望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包括我自己,下同)能比过往的世纪更聪明一点,至少是更明白一点。例如,不再把吹牛皮当做成绩,不再把摆姿势当做境界,不再把甜言蜜语当做取舍标准,不再把恶意攻击当做战斗,不再把大轰大嗡当做力量的显示。

就是说,不再轻信假大空,不再轻信脱离生活的洋、土、秀才、博士和党八股,不再祭起一个名词就膜拜不已。

同样,也不再把某个评价某种虚名某项承认视如天神,不再相信世上有一种特异功能可以摧毁一切常识和常人的需求,可以使煤炭变白而使冰块变暖;不再孜孜于某个虚妄目标,为了某个一厢情愿的目的而不惜付出不应付出的代价。

我希望在新世纪人们多一些大度和远见,不再一输球就骂裁判,一赢棋就夸大入云,不再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加,不再动不动怀疑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是有用心,不再急赤白脸地争一日之短长还要拉出大旗唬人,不要动不动采取自己所认定的假想敌的卑劣手段,也不再因为米饭里发现了一粒直到许多粒沙子就丧失对于人类、民族、集体和个人的信心。

我希望人们特别是同行们懂得发现与揭露别人的缺陷哪怕是真正的要害缺陷,也只能证明别人有毛病,并不证明你没有毛病;别人

没有成功哪怕是真正的丢人现眼的失败也只能证明他或她不走运，并不证明你的成功与幸福。

反过来说，你窝里横窝里斗窝里吹关上门图吉利倒也是你的自由，却不一定作数。其实窝里的英雄最好还是关起门来埋头苦干，拿出实际的成果。

我希望新世纪人们多一些善良和耐心：宁可相信不同意见是别人有他或她的特殊角度；相信自己的不顺心除了旁人的责任也有自己的责任；相信世界上确有许多麻烦，但是大部分人不一定比你坏，就是说换一个位置，你的记录不一定比他或她好多少。

总之，我希望新的世纪人们有更多的思考、诚实、谦和与实干。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少一点危险，多一点清明的信心。

2001年1月1日

祝 福 新 疆

我离开新疆的日子已经超过了我在新疆度过的日子了。但我还是惦记着新疆,想念着新疆,神往着新疆。

新疆的美丽在于她的辽阔和富饶,在于她的地理结构、风光特色与生态环境的丰富多彩,帕米尔高原,艾丁湖洼地,天山雪松,博斯腾湖碧波,巩乃斯草原,塔克拉玛干沙漠,慕士塔格冰峰与各个绿洲的田野、鲜花与树林,组成了新疆的壮丽画卷,这是我走到哪里也不会忘怀的。

新疆的丰富性还在于她的人口构成与人文格局,她是我国最有民族特色的省区之一,那么多语言文字不同、文化特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世代和睦地相处在同一个地域。开会要翻译,露布分几种文字,服装外形各异,除了共同的节假日还有一些各民族的特殊节假日。在六十年代我来到新疆以后,听到我们自治区文联的女工是俄罗斯族,名叫娜塔莎,我兴奋得几乎跳起来,多么可爱,多么有趣!

与少数民族的接触来往是我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经验之一,是沉重的年代的严峻的处境中的我的生活中的一个亮点。在伊犁巴彦岱,我生活在维吾尔农民家中,我几乎参加他们的生活的一切方面。一起抡砍土镩,一起住地窝子修渠,一起半夜起来乘风扬场,一起给高轮牛车装车卸车,一起饮酒唱歌一把鼻涕一把泪。而到了少数民族的斋月,我除了白天照吃不误以外,到了清晨,我也同样

摸黑爬起来吃抓饭啃羊骨头。包括带有宗教色彩的各种生老病死离别相会的乃孜尔、托衣,我也都常常应邀参加,默默地坐在一边,用我的庄重的微笑表达我的衷心祝福。

在文联,在“五七干校”,我也与各族作家、编辑建立了深厚友谊,与铁依甫江、霍加耶夫、帕塔尔江,还有健在的锡伯族的忠禄、哈萨克族的乌拉孜汗等相濡以沫,互助互慰、互学互教、自嘲互乐,在艰难的日子里其乐也陶陶,共同度过了压抑的却也是美好的岁月。

不同民族的友好相处,团结一心,这不仅是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的重要保证,也是一种心胸,一种智慧,一种活泼开放的学习与求进步的态度。没有比在与不同民族的同胞的来往中有所收获有所心得更令人快乐的了,八面来风,博采众长,兄弟情谊,解困济危,其乐也何如!而所有的狭隘,所有的分裂、恶意、挑拨离间,所有的对与自己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拒斥和非善意,都是害己害人的倒行逆施;都不仅给整个国家带来危险,同样也给本民族带来夜郎自大、抱残守缺、封闭落后、愚昧无知、多方碰壁的厄运,直到自取灭亡。

离开新疆二十年了,新疆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质量与我在的六十年代已经无法比较,我最大的祝愿就是新疆的民族团结,安定幸福,全面再进一大步。这是新疆的光明前途所系,也是新疆的命运生死攸关,我祝愿着,我惦念着,我盼望着新疆传来的各种好消息。

2001年1月

大师小议



在中国,大师特别是文学大师给人以肃然起敬的感觉,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的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业务的尤其是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即人类美德的),大师不容损毁不容亵渎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崇高和海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

大师一词相当于英语的 master,但 master 远远没有中文大师一词这样神圣的意义。查一下牛津词典,在 master 词条下的解释包括:一、雇主。二、熟练技工、能手、独立经营者。三、男户主。四、商船船长。五、狗、马等的男主人。六、男教师。七、硕士。八、少爷。九、院长。十、艺术大师。十一、控制某种事物的人。十二、原版影片、磁带等。十三、指挥的、高超的、优秀的。十四、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见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这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就是说比较自然比较平常的解释,像是给大师这个圣殿一下子打开了许多透气的窗户,这会不会使人感到轻松一点,呼吸自如一点,使人用到这个词时脸色好看一点,但是否

会降低大师的规格呢？请英语专家教我。

英语没有把握，维吾尔语我是熟练的。维语中称大师为 ustaz，其含义大致相同于汉语的师傅。任何能工巧匠都可以称为 ustaz，而任何活计干得好都可以称赞曰：“Bag usta！”就是说干得真熟练真在行。去掉一个 z 为的是当副词用。“文革”时讲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云云，也是用的“伟大的 ustaz”。我到新疆开始扬场扬得不太好，后来扬得好了，就被称为 ustaz 了。

故而，在新疆，人们也常常把类似大师的 ustaz 一词译做匠人，如果把伟大的导师译成伟大的匠人，会不会更亲切一些呢？大师者匠人也，操维语和懂维语的作家，讨论起谁是不是文学大师即文学匠人来，大概没有操汉语者那样悲愤。

中国长期处于尊卑长幼分明的等级制社会，语词也带有分明的等级色彩，不仅大师一词如此，作家（在多数外语中不过是写者之意）、总统（在英语中也指大学校长或某些机构的头一把手）、伟大（在有的外语中也可指甚好或大量）等词亦是这样。这样反过来，语言的等级色彩又强化了现实的等级观念。

那么汉语的“大师”“作家”诸词是不是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敬意呢，事物的意义都不是单一单向的，这也不妨一想。

二

一个很精彩的说法，说中国的骄傲是有了一个鲁迅，中国的悲哀是只有一个鲁迅。

具体的大师是永远不会有第二个的，不仅鲁迅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中国谁是第二个曹雪芹，谁是第二个李白；我们可以问英国人谁是第二个莎士比亚，谁是第二个狄更斯；我们可以问法国人谁是第二个巴尔扎克，谁是第二个普鲁斯特；问西班牙人谁是第二个塞万提斯。在现代印度，谁是泰戈尔第二，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崇拜大师,那么大师的首要条件是独创性不可重复性,大师都是第一而且都是唯一,没有第二,有第二的能复制的不是大师。大师的重复产生只能是灾难,文学尤其如此。

我也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哪个作具有鲁迅式的严峻深邃凝重的道义权威,托尔斯泰当年也许在道德完成上比较出色,但也颇具争议。列宁、契诃夫都对托翁的道德自我完成说教不以为然,嘲讽有加。托翁似乎并无后来鲁迅式的权威。那些被某些人向往膜拜的诺贝尔奖金得主,更没有谁具有这种权威——所以不仅是中国,就是外国,也没有第二个鲁迅,不论是海明威还是加西亚,不论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帕斯,都缺少鲁迅式的伟大人格影响,更不要说得了诺奖后又与纳粹合作的挪威作家哈姆逊了。他们是匠人,不是中文意义上的大师。

三

然而有一种理论令我憬然怵然,就是把鲁迅与中华民族分裂开来对立起来,以鲁夫子的洞明证实国人的卑劣与没有希望,以鲁迅证明中国现当代其余作家的不足取;声称鲁迅是“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等。我有时候爱较劲即抬死杠:“如果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那是为了谁战斗呢?为外国?为联合国但不包括中国?为人类但不包括华人?”当然也可以解释为爱之深责之切,鲁迅深深地了解国人的弱点,沉重地鞭挞的目的还是为了国人的自救,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我直觉地认定鲁迅是非常中国的现象、非常中国的人物、非常中国的英雄,中外都无法重复。

四

大师的道义资格与技艺资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也颇让国人心焦。我们自古是重视道义资格的,讲人生,讲价值,最后都要归结到讲道义上,我们的政治常常是道德化的政治,故有王道霸道的辨析,故有贰臣忠臣的区别,这种概念至今被某些人乐道。我们的文化也常常是道德化的文化,叫做文以载道。修齐治平的理想的核心是通过个人的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古往今来的不易律条。不论是从政从文,要取得参与的资格首先要取得道义资格。这方面从政的人好讲一点,有了权有了政绩有了群众拥戴什么事都好说。从文的人则要跟着风接受各种审查和议论,先跟着风犯错误,再跟着风受批评。不但领导要你说清楚,人民尤其是同行更要求你在时过境迁之后说清楚。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提倡的是又红又专,一九六六年春为又红又专问题某权威大报就连发许多篇社论,一论再论达到吓人的许多论之多。现在则叫做德艺双馨,亦即选拔干部上的德才兼备,具体内容有不同,但思维模式差不多。

这当然是事出有因的,革命的威严与权威是压倒一切的,新生的革命政权,要求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忠诚可靠即红,如果你心怀叵测,技艺上再好也要批倒批臭至少是要封杀的。

外国人也有他们的类似又红又专、德艺双馨的价值系统,当然只需改动一字,即把红改成白或其他颜色即可。外国人不那么单一,至少是做多元状,鼓励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者再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新左翼直至共产党人眉目传情、心心相印,有时候也还是有戏看的。

有趣的是我国如今的某些新新论者,也掌握着一个又×(红以外的颜色)又专或德艺双馨的标尺,只是把标准颠倒一下,你认为进步的红的有德的我认为的是软骨,你认为不红的疏离的乃至有那么点

反动的我认为是宗师是风范。他们分析起具体的知识分子来,其严肃性与诛心性,其用语与方法的严厉很像是党的小组生活会上思想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标准虽然倒了个个儿,思想方法思维模式语言与表达方式并无不同;风向虽然变了,跟风哄秧子的劲儿并无不同。

五

许多大师在他或她生前并不被广大公众接受为大师。立时被广泛接受的有时可能是大众情人性质的人物。文学嘛,当时你我都可以说这说那,但很多情况下需要时间的考验。急于肯定或急于否定大师,都是至少常常是一厢情愿。

一面评定着当年当月的最佳作家作品,就是说如此地注重着时效时文,一面争论着谁是谁不是证实着或证伪着大师,是不是急了一点?

大师不大师,它的效应是滞后的而不是立时的。对否?

至于以是否获得某项国际大奖作为是否大师的标准,这未免太通俗太方便太速食了,这无非是放弃自己的头脑功能罢了。

大师与否也是相对的吧。象棋大师,围棋大师乃至棋圣,汉剧大师,魔术大师,木偶大师,捏面人的大师……我们接受起来都不难,为什么提到文学大师就那么吓人?就那么自卑?大师是完美无缺的吗?理论上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巴尔扎克,比如杰克·伦敦,比如海明威,他们做人上的缺点是众所周知的;还有有过与纳粹合作记录的文学专业外的海德格尔与卡拉扬,他们恐怕都算得上大师。如果是我们的酷评(现已被戏称为醋评)者呢,会不会说契诃夫是软骨头,缺乏战斗性;说歌德是既得利益集团人物;说巴尔扎克缺乏献身的热情更缺乏行动以及什么的?当然,这样说也具参考性。

大师云云,也是可以讨论可以变更的,小苗可能成长为大师,大师也可能变得过气乃至发霉生锈。这方面是大师,换一个行当,他或她连学徒都不够格。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师千百万言,必有狗屎。不能因为是大师便不承认其失误,也不能因其失误便不承认是大师。

六

大师产生与历史境遇、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常常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有些论者力主二十世纪中国无大师,其目的在于批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中国环境。不错,现当代中国文人的境遇是有许多可圈可点可思可叹之处,历史经验特别是“左”害也值得好好记取。不错,作为从业人之一,我希望作家的创作自由愈大愈好,稿费愈高愈好,住房愈宽愈好,全国的与世界的读书者愈多愈识货愈好。然而,研究一下文学史,你得不出作家愈受到历史的优待愈有成就的结论。曹雪芹得到了多大的创作自由,多大的物质支持?与雪芹相比,我们今天的作家不是幸运多多了吗?然而我们没有写出《红楼梦》来,我们没有雪芹那个本事那个出息。设想一下,如果雪芹生活在今天,有高级职称,住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又当作协头面人物又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动不动得中外大奖,他写出来的书还是那个味儿吗?

与其说是自由与幸福、关怀与支持生产大师,倒不如说悲愤与忧患、冷落与挣扎造就着大师。那么是不是为了多几位大师就建议对作家进行迫害呢?不会蠢到这一步的。而且,作家们文人们的条件太差了,生存权隐私权发言权嘛权也没有了,活命都成了问题,遑论人文成果。那样的状况是难以长期为继的,是混不下去的。要求合理的条件,要求起码的标准,这是天经地义的与无法否定的。问题是谁也不能说准大师与境遇间的关系,同时人为地拔苗助长或修建温室对于文学人才的成长绝非必要。